

起一声亮调，高亢而悠长，既似陕北信天游，又像蒙古长调。赵星先生在包头师范学院《二人台文化艺术研究》首发式上发言也说：“二人台的亮调受到蒙古长调民歌的影响”。

2. 舞蹈的融合

二人台带鞭戏最大特点是载歌载舞，舞姿中既有晋陕社火、秧歌表演动作，又有草原舞蹈姿势，特别是男角手中的“霸王鞭”，可以看出游牧民族的影子。现实生活中，牧人手中有一把鞭，这把鞭指到哪打到哪，打马的耳稍，不会打到耳根，十分准确。舞台上飞脚踢鞭，鞭不离女角的鼻尖，但有惊无险，功夫十分精到。

3. 语言的融合

蒙汉两个民族的语言糅合在台词之中，被喻为“风搅雪”。如云双羊的代表戏《阿拉奔花》，用“风搅雪”的形式叙唱了蒙族青年与汉族姑娘相爱的故事。汉族姑娘海莲花用蒙、汉语掺杂先唱一段《海莲花》曲调，蒙古族青年乌银齐用蒙古语再唱一段《阿拉奔花》曲调。以下是这段剧目中“二人因避雨相识”的一段对白：

乌：（蒙白）毕宝拉蒙古乐魂，宝绕伊和白那，乌德尼努！啊呀！宝绕伊和白那米尼好布其不日闹日其拉。其赛努？（我是个蒙古人，外头下得雨大，你开开

门，我回你家避一避雨哇！）

海：我不懂你说的个甚？这么大的雨你是从哪来？

乌：（蒙白）毕马林嘎加<儿>依日了。（我从马场来）

再如，经典曲目《十对花》本是汉语演唱，但是唱到高潮部分，对花朵的形容已然无法用汉语词汇去表述，艺人们便创造性的改用蒙古语“忒勒赛，雅么勒赛，忒勒雅么勒雅么勒赛”（这个好，那个好，这个那个那个好）去抒发无以言表之情。蒙古语略显复杂的卷舌音和较强的乐感此时恰到好处地把歌者和观众的情绪瞬间提到一个新的高点，产生了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

4. 曲艺的融合

二人台加入了方言俗语中的串话、呱嘴。这种曲艺幽默、风趣、合辙、押韵、流畅上口，有着浓郁的地区特色，很受当地群众喜爱。二人台形成伊始，云双羊就在他演唱的《亲家翁相会》中，编出两段串话，这两段串话，不仅为二人台宾白中运用串话开了先河，而且成为二人台“风搅雪”的名段：

玛奈到了塔奈家，黄油酪蛋奶子茶。正赶念经巴雅尔啦，玛奈的幸运多好啊！中午席上放五叉，玛奈安在首席上。塔奈敬酒我紧唱，你看玛奈多喜乐！塔奈到了玛奈家，正赶玛奈不在家，进门碰上